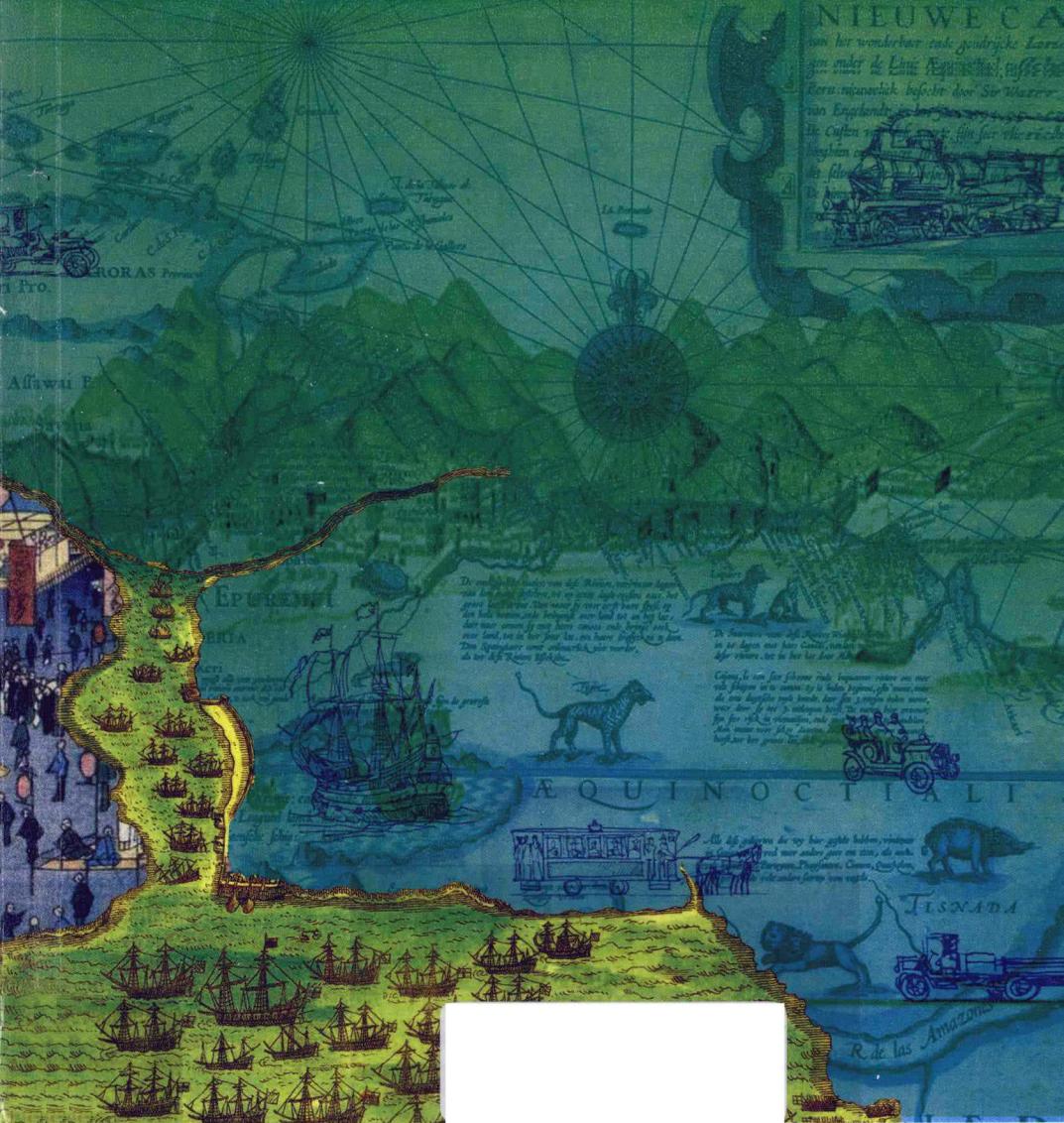


NIEUWEC

van het wonderbaarlijke reis
van onder de Line Ringers No. 10000, tijfde
Ceruzaardich begeert door Sir W. H. C.
van Engeland, in
die Coffe en andere dingen, die voor
Engelanden worden gemaakte
De hoge en lage landen, die voor
Engelanden worden gemaakte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赵克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赵克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ules Verne

LE TOUR DE MONDE EN 80 JOURS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天环游地球/(法)凡尔纳(Verne, J.)著；
赵克非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9664-0

I. ①八… II. ①凡… ②赵…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998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任 战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6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64-0

定 价 20.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一	主与仆	1
二	让万能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主人	6
三	一席能让菲利斯·福格破费一大笔钱的谈话	10
四	菲利斯·福格让仆人让万能大吃一惊	18
五	伦敦交易市场上出现了新股票	22
六	便衣警察菲克斯急于执法	25
七	护照对警方没用	30
八	让万能好像话多了点儿	34
九	红海和印度洋向福格现吉兆：顺利通过	38
十	幸运的让万能弃鞋而逃	44
十一	菲利斯·福格出高价买了一头坐骑	49
十二	福格和他的同伴冒险穿越森林以及随之 发生的事	59
十三	让万能再次证明：幸运之神喜欢勇者	66
十四	菲利斯·福格对美丽的恒河河谷视而不见	73
十五	装钞票的袋子又少了几千镑	80
十六	菲克斯对让万能讲的事装作一无所知	87
十七	新加坡至香港途中发生的事	93
十八	菲利斯·福格、让万能和菲克斯各行其是	99
十九	让万能对主人太关心了，结果惹了事	104
二十	菲克斯与菲利斯·福格直接打交道	112
二十一	“坦卡代尔”号船长险些失去二百磅的奖金	119
二十二	让万能看得很清楚，即使到了地球的另一面，	

也最好兜里有钱	127
二十三 让万能的鼻子变得老长	134
二十四 横越太平洋	140
二十五 旧金山一瞥:集会的日子	146
二十六 坐上了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特别快车	153
二十七 让万能在时速二十英里的火车上听了一堂 摩门教的课	158
二十八 让万能没能把人说服	164
二十九 只有在联合太平洋铁路上才能碰到的种种 怪事	173
三十 菲利斯·福格只是尽了责任	181
三十一 便衣警察真为菲利斯·福格着想了	189
三十二 菲利斯·福格和厄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
三十三 菲利斯·福格显示了应变的才能	200
三十四 给了让万能一个说恶毒俏皮话的机会	209
三十五 对主人的命令,让万能闻风而动	212
三十六 “福格股票”在证券市场又大受欢迎	218
三十七 事实证明,菲利斯·福格打赌没赢到一分钱, 但他赢得了幸福	222

科学家中的文学家,文学家中的科学家

赵克非

一 主 与 仆

一八七二年，萨维尔·罗大街七号那栋伯林顿花园洋房——一八一六年谢里登(1751—1816，英国剧作家)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过世的——住的是菲利斯·福格先生。尽管福格先生好像刻意保持低调，不做任何会引人注意的事，他仍然是伦敦改良俱乐部里最奇特也是最出众的成员。

菲利斯·福格就在这位给英格兰带来过荣誉的伟大剧作家之后住进了这栋房子。这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贵族，是英国上流社会最有风度的绅士，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有人说他像拜伦——只是脑袋像，因为他的双脚无可挑剔——不过，是个留着胡子和鬓髯的拜伦，是个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的拜伦，好像活一千年也不会老。

菲利斯·福格肯定是英国人，但可能不是伦敦人。从来没有人伦敦城里的交易所、银行或商号里见过他，也没有哪个港口或码头停泊过菲利斯·福格的船只。福格绅士也不曾在哪家董事会中露过面。无论是在律师协会还是圣殿骑士团会堂，也无论是在伦敦四律师学校的林肯院还是格雷院，都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也从来不打官司，既没进过大法官裁判所，没进过王座法院，没进过高等法院，也没进过教会法院。他不是工业家，不是批发商，不是零售商，也不是个从事农业的人。他不是

大不列颠王家学会会员，不是伦敦学会会员，不是手工艺学会会员，不是拉塞尔学会会员，不是西方文学学会会员，不是法律学会会员，也不是直接隶属于国王陛下的艺术与科学联合会的会员。英国首都各种协会多如牛毛，但无论是口琴协会，还是为了消灭害虫才成立的昆虫协会，他一个也没有参加。

菲利斯·福格是改良俱乐部的成员，而且仅仅是改良俱乐部的成员。

如此神秘的一位绅士，居然能够和这个可敬组织的成员融洽相处，不免令人觉得奇怪。答案是：他是由银行家巴林兄弟介绍来的，福格在巴林兄弟银行里开了户。由于他的支票通常都能立即兑现，他因而有了“面子”，取得了一定的信用。

菲利斯·福格富有吗？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是如何发迹的，那可就连消息最灵通的人也说不清楚了；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就只能去问菲利斯·福格本人。总的说来，他不挥霍，但也不吝啬，因为，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为了做好事、有益的事或善事需要赞助，他都会一声不响地捐钱，有时甚至不留姓名。

总之，没有比这位绅士更不好交际的了。能不说话他就不说话，似乎因为说话少而显得更加高深莫测。然而，他生活非常刻板，每天总是分秒不差地做同样的事，这就使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心有不甘，想探个究竟。

他旅行过？有这个可能，因为，没人比他更精通世界地理，好像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偏僻角落是他不十分清楚的。有的时候，他三言两语，就清楚明白地把在俱乐部里流传的关于失踪或迷路旅人的错误说法澄清；他能指出种种真正可能发生的情况，说出的话，常常似亲眼目睹，就像他视力超人一般。大量事实证明，他的话正确无误。他大概是个什么地方都

去过的旅人——至少也曾经神游世界。

可是,若干年来,菲利斯·福格先生不曾离开过伦敦,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有幸比别人对福格先生了解得多些的人证明,除了在他每天从家里直接来俱乐部必经的那条路上,谁也说不出在别处见过他。他仅有的消遣是看报和打惠斯特牌(桥牌的前身)。这种静悄悄的游戏非常适合他的性格。他常常赢,但赢来的钱他从来不装腰包,而是列入善款,成为善款预算中很大的一笔钱。另外,还必须指出,福格打惠斯特牌,明显地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赢钱。在他看来,玩牌如打仗,是和困难作斗争;不过,这是一种用不着运动、无须跑来跑去的斗争,不会疲乏,很合他的胃口。

我们不认识菲利斯·福格的妻子儿女——老实人无妻室,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也不认识他的亲友——无亲无友的事,在生活里就比较少见了。菲利斯·福格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萨维尔-罗大街的家中,他的家,没人进去过,里面的情况也就无从谈起。一个仆人伺候他已经足够。他在俱乐部吃午饭和晚饭,时间固定,分秒不差,总在同一个餐厅,坐同一张桌子;他不招待同仁,也不邀请外人。他回家只是为了睡觉,子时准点躺下。改良俱乐部为会员准备的舒适房间,他从来不用。二十四小时里,他在家里度过十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梳洗。如果要散步,也是一成不变,就在俱乐部入口镶着细木地板的大厅里,或是在回廊中,踱着方步走来走去。回廊上部是个蓝花玻璃拱顶,由二十根用红云斑石做成的爱奥尼亚式柱子支撑着。如果他要吃饭,俱乐部的厨房、食品储藏室、配膳室以及供应鲜鱼牛奶的地方,就会把他们储藏的美味佳肴送到他的桌子上;伺候他的,是俱乐部里神情庄重的仆役,他们身穿黑色礼服,足蹬软底绒鞋,给他铺

的是萨克斯产的漂亮台布，用的是特制的瓷餐具；喝雪利酒、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和掺了香桂皮、香蕨与肉桂的葡萄酒；盛酒的杯子，是俱乐部的水晶杯，模子已经失传；饮料清凉爽口，因为是冰镇的，冰来自美国的湖里，是俱乐部花大价钱买来的。

如果生活在这样的条件里，还是个怪人，那就必须承认，怪也有怪的好处！

萨维尔-罗大街的房子，不豪华，却格外舒适，这是谁都知道的。主人的习惯一成不变，要干的活就变得很少。然而，菲利斯·福格对他那位唯一的仆人要求非常严格，做事一丝不苟，分秒不差。就在十月二日这天，菲利斯·福格把仆人詹姆斯·福雷斯特辞了——小伙子犯了个错误，送来刮胡子用的水是华氏八十四度而不是八十六度的——此刻他正在等候接替那小伙子的人，那人应该在十一点至十一点半之间到。

菲利斯·福格在扶手椅上正襟危坐，双脚并拢，像个接受检阅的士兵，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挺胸昂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挂钟的指针——挂钟结构复杂，能够指示年、月、日、时、分、秒。到十一点半，菲利斯·福格就要按照每天的习惯离开家，到改良俱乐部去了。

就在这时，有人敲菲利斯·福格待的小客厅的门。

被解雇了的詹姆斯·福雷斯特走了进来。

“新仆人来了，”他说。

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走上前来，鞠了一躬。

“您是法国人，叫约翰是不是？”菲利斯·福格问道。

“我叫让，外号‘让万能’，”新来的仆人答道，“如果先生不介意，就叫我‘让万能’好了。我天生多才多艺，什么事也难不倒我，所以得了这么个

外号。我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小伙子，先生，有什么说什么。我干过的行当不少，当过流浪歌手、马戏演员；在马戏团里，我能像莱奥塔尔那样表演高空特技，像布隆丹那样表演走钢丝；后来，为了让我的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我又当了体操教练；来英国之前，我在巴黎当过消防队员，档案里还记着我扑灭过几次大火呢！到现在，我离开法国已经五年，因为想体察一下家庭生活，到英国以后就一直当男仆。可眼下我没有了工作，听说菲利斯·福格先生是联合王国里时间观念最强、最喜欢深居简出的人，我就自告奋勇，来到先生这里，希望能在先生这里安安静静地生活，忘掉一切，就连‘让万能’这个外号也把它忘了……”

“‘让万能’这个外号，我觉得挺好，”福格接过话茬，“您是被人推荐给我的，所以，有关您的情况我知道得不少。您了解我的要求吗？”

“知道，先生。”

“那好。几点了？”

“十一点二十二分，”让万能答道，从背心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只银怀表。

“您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

“请先生恕我直言，我要说，这是不可能的。”

“您的表慢了四分钟。没关系，记住慢四分钟就行了。所以，从这一刻起，从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二十六分起，您就是我的仆人了。”

说完这句话，菲利斯·福格站了起来，左手把帽子拿起来戴在头上，动作像个机器人，然后就走了出去，没再多说一句话。

让万能听到街门响了一声：他的新主人出去了；接着又听到响了第二

声：这次出去的是他的前任詹姆斯·福雷斯特，他也走了。

在萨维尔-罗大街的房子里，只剩下让万能一个人了。

二 让万能确信自己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主人

“说实话，”让万能自言自语，一开始，他还多少有点发懵，“我在杜莎夫人那里看到的那些先生，都跟我这位新主人差不多，跟他一样栩栩如生！”

这里得说明一下，杜莎夫人那里的“先生们”是些蜡像。杜莎夫人蜡像馆是伦敦的一处名胜，去参观的人很多；蜡像十分逼真，只差不能开口说话。

刚才见到菲利斯·福格那么个工夫，让万能已经把他未来的主人迅速而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这是个年纪在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身材高大，虽然略微有些发福，对体形却还没有什么影响；头发和鬓髯是金黄色的；天庭饱满，眼角尚未出现皱纹；脸色白里透红，牙齿整齐洁白。相士们所谓的“动中见静”，是说话少做事多的人共有的品格，这一点他似乎已经完全具备，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沉稳、淡定，目光清澈，眼睛都不眨一眨，是泰然自若的英国人的典型代表；这种人在联合王国随处可见，他们那种学究式的神情，安吉莉卡·考夫曼^①用画笔表现得

^① 安吉莉卡·考夫曼(1720—1807)，瑞士著名女画家。

惟妙惟肖。从他的日常行为看,这位绅士让人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四平八稳,冷静沉着,准确得像勒鲁瓦或厄恩肖的精密计时器。事实上,菲利斯·福格就是准确性的化身,这一点,从他“手和脚的肢体语言”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也一样——肢体本身就是表达感情的器官。

菲利斯·福格是那种像钟表一样准确的人。他从不慌里慌张,总是从容不迫,永远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他连举手投足的动作,都是能省就省,从不多走一步路,总是挑最短的路走。他不会无缘无故地看天花板一眼,不让自己打一个多余的手势。谁也没见过他激动,谁也没见过他慌乱。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散淡的人,但他又一贯守时,从不迟到。不过,人们肯定会理解,他独自生活,也可以说,他是离群索居的。他知道,生活中必须考虑和人交往,可是,交往会误事,所以他就不和任何人交往。

至于那个外号叫“万能”的让,是个真正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五年前来到英国,以佣工为业,好长时间都没找到一个令他心仪的主人。

让万能可不是弗龙坦或马斯卡里^①式的人物,那类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眼神里充满自信和冷漠,只能是厚颜无耻的小丑。让万能可不这样,他是个诚实的小伙子,长相可爱;嘴唇翘着,一副随时准备品尝什么东西或者亲吻什么人的样子;宽宽的肩上长着个圆圆的脑袋,看着就让人喜欢;他是个温文尔雅热心勤快的人。他眼睛湛蓝,脸色红润,胖得自己可以看到颧骨上的肉;他胸宽,体壮,肌肉发达,孔武有力。一头棕色头

① 两个人都是莫里哀笔下的丑角、名仆。

发,有点蓬松散乱。古代雕刻家创作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神像时,处理神像头发有十八种不同的方式,但让万能只会一种:用粗齿梳子拢三下,头发就算梳好了。

若说让万能这小伙子的豪爽性格和菲利斯·福格的性格相像,那就太离谱了。从本质上说,让万能能够成为主人所需要的那种有时间概念的仆人吗?这还要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看得出来。我们知道,在流浪中度过青年时代以后,让万能想歇一歇了。听到人家吹嘘英国人办事一板一眼,绅士们出奇的沉稳,他就到这儿碰运气来了。可是,到这个时候为止,命运却一直不肯眷顾他。他依然是漂泊不定,在哪儿也扎不下根。他已经在十户人家里干过。这十户人家,都性情古怪,变化无常,喜欢冒险,喜欢游历,让万能觉得这一切都已经于己不合。他的最后一个主人,年轻的贵族朗斯费里,是议会议员,每天晚上都泡在哈伊市场的“牡蛎屋”里,经常被警察扛回家来。让万能还是很尊敬主人的,有时斗胆劝上一两句,主人不爱听,他也就不再伺候了。就在这个时候,让万能得知菲利斯·福格先生正在寻找仆人。他打听了一番这位绅士的情况。这样一个生活奇特的人,不在外面过夜,不出去旅行,从来不离开家,一天都不离开,简直太适合他了。他来自荐,被留下了,这个过程我们已经知道。

十一点半已过,于是,萨维尔-罗大街上这所房子里就只剩下让万能一个人。他要立刻看看房子,从地窖看起,一直看到阁楼。这所房子干净、整齐、朴素,像清教徒住的,布置得井井有条,很好打理,他喜欢。房子让他觉得像个漂亮的蜗牛壳,不过是个使用煤气取暖和照明的蜗牛壳,因为,家里的这种碳氢化合物,取暖照明都足够用了。让万能没怎么费劲就

在三楼找到了给他预备的房间。房间令他满意。这间房子和夹层与二楼的房子之间，有电铃和通话管相连。壁炉上有一架电座钟，和菲利斯·福格卧室里的挂钟分秒不差，两架钟的滴答声毫厘不爽。

“太好了，正合我意！”让万能自言自语道。

他还注意到，座钟上有一张表，写着每天的服务项目。包括——从早晨八点起，到十一点半止，即从菲利斯·福格规定的起床时间起，到他离开家去改良俱乐部吃午饭的时间止——各项服务列得很详细：八点二十分送茶和烤面包，九点三十七分送剃须水，十点差二十分梳头，等等。然后是从上午十一点半到子夜——子夜是这位行事刻板的绅士就寝的时间——的服务内容，都写得清清楚楚，规定得明明白白。让万能把这张表默念了一遍，记住了几项，心里非常高兴。

福格先生的衣橱，衣服十分齐全，存放非常整齐，出乎想象。每条裤子，每件衣服或坎肩上面都标有序号，和存入取出登记本上的一致，指明哪件衣服该按照季节依次在那天穿。对鞋也做了同样的规定。

总之，萨维尔-罗大街的这栋房子，大名鼎鼎但已经作古的谢里登住在里面的时候，可能凌乱不堪，如今却整理得井井有条，显得格外舒适安逸。没有图书室，没有书籍，对菲利斯·福格来说，这些东西没用；因为改良俱乐部为他提供了两个图书室，一个是文学方面的，一个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卧室里有一个中等大小的保险柜，既防火，也防盗。家里没有武器，打猎用的和打仗用的都没有。一切都表明，这里的习惯是安静与和平。

让万能仔细观察完房子以后，高兴得直搓手，圆盘大脸上喜气洋洋，快乐地重复着：